

乾隆歷城縣志

歷城縣志卷第十五

古蹟考二

亭館一

古之亭館多設於賓客宿止之地所以時觀望節勞逸也縣饒山水之勝於亭館為宜而歷代詞人題咏尤盛元裕之謂昔承平之日濟南樓觀天下莫與比今歷考魏齊以來固不獨金為然也

漢

賴亭

管縣有賴亭

後漢書地理志注

歷城縣賴亭在府東近章邱縣界

方輿紀要

按風俗通漢家因秦十里一亭賴亭蓋秦漢間亭也左傳哀十年晉趙鞅伐齊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方輿紀要以為即後漢志注管縣之賴亭在歷城東界杜預注左傳云高唐在祝阿縣西北犁一名隰濟南西有隰陰縣祝阿縣西有轅城其地皆在今歷城縣西漢管縣在今章邱賴亭在歷城東界則管西界也至章邱曾名高唐乃高齊天保七年所置非古之高唐矣

元魏

大明湖客亭

灤水北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東北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負日俯仰目對魚鳥極水木明瑟可謂灤梁之性物我無違矣

注

詳水經注則大明湖亦源於灤城西五龍潭側古有北渚亭豈池亭遺跡耶

齊乘

按齊乘又曰水經注灤水北為大明湖西有大明寺水成淨池池上有亭即北渚也今名五龍潭潭上五龍廟亭則廢矣考北渚之名始見於杜詩杜

詩曰北渚凌清河下即曰海右此亭古則此亭即
在北渚無疑齊乘所謂古有北渚亭疑即唐之歷
下亭與宋北渚亭之在城上者無涉也然齊乘又
曰湖上舊有水西亭環波亭並見南豐子由諸賢
詩是以元魏時城西之大明湖與宋以後城內之
大明湖混而為一也誤矣

使君林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毅三伏之際每率
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二升以簪
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囷如象鼻傳喻之名為碧

蒲杯歷下學之言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水

西陽雜俎

高齊

房家園

歷城房家園齊博陵君豹之山池其中雜樹森竦泉石崇邃歷中祓禊之勝也曾有人折其一枝者公曰何為傷吾鳳條自後人不敢復折公語叅軍尹孝逸曰昔季倫金谷山泉何必踰此孝逸對曰曾詣洛西遊其故所彼此相方誠如明教孝逸常欲還鄴詞人餞宿於此逸為詩曰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此兩句比謝靈運池塘十字焉

西陽雜俎

按古夫于亭雜錄百陽雜俎載北齊房君豹山池在濟南初不詳何許人按隋書房彥謙傳彥謙事伯父樂陵太守豹竭力四時珍果口弗先嘗乃知豹即彥謙之伯父元齡大父行也今考北齊書豹自有傳又考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房諶從慕容德南遷因居濟南豹為諶四世孫則豹固濟南人傳云清河人者北魏置東清河繹幕即今淄川地也以雜俎所載山池徵之豹必家於歷城近地今不敢定其為縣人姑以入僑寓傳又按世系表翼二子熊豹豹乃彥謙叔父隋書云伯父亦誤

唐

歷下亭

杜甫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東瀟駐皂蓋北渚凌清

河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

自注時邑人寒處士輩在坐

雲山已

發興玉佩仍當歌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湧波蘊正愜
所遇落日將如何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

子美集

按歷下亭不知建於何時杜詩曰海右此亭古則
不始於唐矣疑即水經注所謂池上客亭也水經
注灤水北為大明湖湖水並未入城則此亭非宋
元以來城內之歷下亭故詩曰北渚凌清河即水

經注所謂灤水又北流注於濟曰交流空湧波即水經注所謂歷水與灤水會也唐去魏不遠以水經注所述水道考之杜詩猶隱隱相合若竟以宋以後城內之歷下亭當之失之遠矣辨詳見山水又按子美八哀詩有云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重叙東都別朝陰改軒砌論文到崔蘇指盡流水逝近伏盈川雄末甘特進麗唐詩紀事注云甫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則歷下亭又名臨淄亭考舊唐書齊州魯河南道貞觀七年置齊州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為臨淄郡五載改濟南郡又考少陵

年譜天寶四載在齊州正值改郡之時唐詩紀事
注即以臨淄亭為歷下亭者以此

李員外新亭

杜詩原注時李之芳自尚書郎出齊州製此亭

子美集

李邕登歷下古城員外孫新亭詩吾宗固神秀體物
寫謀長形制開古蹟層冰延樂方太山雄地理巨壑
渺雲莊高興泊煩促永懷清典常含宏知四大出入
見三光負郭喜粳稻安時歌吉祥

子美集

杜甫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詩新亭結構
罷隱見清湖陰跡藉基觀舊氣冥海嶽深圓荷想自

昔遺堞感至今芳宴此時具哀絲千古心主稱壽尊

客筵秩晏北林不阻蓬華興得兼梁甫吟

同上

按新亭以兩公詩題考之當在城上隱見清湖陰
原注云亭對鵲山湖水以北為陽南為陰故曰隱
見清湖陰也注杜詩者乃曰亭南有湖失詩意矣

鵲山湖亭

杜甫暫如臨邑至鵲山湖亭奉懷李負外率爾成興
詩野亭逼湖水歌馬高林間盤吼風奔浪魚跳日映
山暫遊阻詞伯却望懷青關霽霽生雲霧惟應促鵲

選子美集

鵲山湖亭以詩意考之去城尚遠齊乘乃曰鵲
山亭城北鵲山湖上少陵詩序登歷下負外新亭
亭對鵲山湖者是也今廢考李杜新亭詩題亭即
在城上不得與湖亭混為一陸通志鵲山亭在城
北鵲山湖上下載曾子固詩是以宋城上之鵲山
亭為唐之鵲山湖亭也並誤

宋

仁風聽

仁風廳舊府治即今憲司前衙也其後靜化堂禹功
堂芙蓉堂名士軒竹齋凝香齋水香亭采香亭芍藥

廳並見蘇曾諸公詩今即後堂有宋元祐名士軒碑
廳西古竹猶存芍藥尚餘數本

齊乘

按水香亭疑在湖上別見於後

濟南藩司署後臨明湖西偏即曾子因集中所謂西
湖也曾守郡日嘗作名士軒軒今入署中明時尚有

古竹數竿芍藥一叢傳是宋故物

香祖筆記

會鞏郡樓詩滿眼青山更上樓
偶攜閒客此間遊
飛花不盡隨風起
野水無邊帶雨流
懷禱有情惟社燕
忘機相得更沙鷗
黃金駟馬皆塵土
莫靳當歡酒百

既南豐
類稿

郡齋即事詩二首畫戟森門寵誤蒙從來田舍一莊
翁困倉穰穰逢康歲閭里恂恂有古風
矧氏宿茲投
海外伏生新學始山東
時大姦周高投海島而學校講說尚書
依然自昔興王地長在南陽佳氣中

滿城山色長浮黛繞舍泉聲不受塵
四境帶牛無事日兩衙封印自繇身
白羊酒熟初看雪黃杏花開欲探春
總是濟南為郡樂更將詩興屬何人

仁風聽詩凜凜風生寄此堂塵埃消盡興何長
朱絃鼓舞逢千載白羽吹揚慰一方
已散浮雲滄海上更飛霖雨泰山旁
誰知萬物心焦日獨對松筠四坐涼

靜化堂詩修簷轍轍背成陰行盡松篁一徑深好鳥
自飛還自下白雲無事亦無心客來但飲平陽酒衙
退常攜靖節琴世路人情方擾擾一遊須抵萬黃金
凝香齋詩每覺西齋景最幽不知官是古諸侯一尊
風月身無事千里耕桑歲有秋雲水醒心鳴好鳥玉
沙清耳漱寒流沉煙細細臨黃卷疑在香爐最上頭
芍藥聽詩小碧闌干四月天露紅烟紫不勝妍肯為
雲住陽臺女恐逐風飛石室仙消外送歸情放蕩春
中番直勢拘孿何如蕭灑山城守淺酌清吟濟水邊

以上俱南
豐類稿

孔平仲靜化堂詩四境靜山川一枕閒風月野水抱
城幽青天垂木末

竹齋詩浙浙風敲韵亭亭日轉陰公應喜來此相得
歲寒心

凝香齋詩東郡經年久西齋一事無蕭然靜相對惟

有博山爐

三孔集

按宋史孔武仲傳嘗教授齊州平仲傳不言官於
齊則諸詩必武仲之作今三孔文集俱列於平仲
集中姑從之

蘇轍寄孔武仲詩濟南舊遊中好學惟君爾君居面

南麓洶湧岡巒起我來輒解帶簷下炙背曠煎茶食
梨栗看君誦書史君歸苦茗卒窗戶日摧毀遷居就
清曠改築富前址開畦得遺植繞壁見題字雲山顧
依然簿領輒隨至思君猶未忘滿秩行自棄爾來鉅
野溢流潦塵城壘池塘漫不知亭榭日傾圮官吏困
堤障麻鞋汙泥滓別來能幾何陵谷既遷徙它日重
相逢衰顏應不記

樂城集

黃庭堅伯氏到濟南寄詩頗言太守居有湖山之勝
同韵和詩西來黃犬傳佳句知是陸機思陸雲歷下
樓臺追把酒舅家賓客厭論文山板欲雨好雲氣湖

面逆風生水紋想得爭
碁飛鳥上行人不見只聽聞

山谷
碁

同世弼韻作寄伯氏在濟南兼呈六舅祠部學士詩
山光掃黛水接藍關說樽前愜笑談伯氏清修如舅
氏濟南蕭灑似江南屢陪風月乾吟筆不解笙簧醉
舞衫只恐使君乘傳去拾遺今日是前銜上同

睡鄉閣

晁无咎睡鄉閣記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
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
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札厲昏然不生七情

茫然不交萬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經不穀佚卧而自足不舟不車極意而遠遊冬而締夏而續不知其反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反利害以為凡其所自見者皆妄也管黃帝聞而樂之問居齊心服形三月弗獲其治疲而暉蓋至鄉既寢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如睡鄉焉降及堯舜無為世以為睡鄉之俗也禹湯股無胈脛無毛翦爪為牲以救天災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始克商還周自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為王作禮樂伐鼓叩鐘雞人號於右

則睡鄉之邊微屢警矣其孫穆王慕黃帝之事因西
方化人而神遊焉騰虛空察雲霧卒莫覩所謂睡鄉
也至孔子時有宰予者亦竒其學而遊焉不得其塗
大迷謬而返戰國秦漢之君悲秋傷生內窮於長夜
之飲外累於攻戰之具於是睡鄉始邱墟矣而蒙漆
園吏莊周者知過之化為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弗覺
也其後山人處士之慕道者猶徃徃而至至則囂然
樂而忘歸或以為之徒云嗟夫余也幼而行動長而
競時卒不能革豈不迂哉將因斯人之問津也故記

之
雞肋

申申堂

祖無擇申申堂記申申堂者所以備燕息也無擇官於齊之六月郡政之暇思得賓客之有道者與之書而學政焉乃度地作堂以延賓客得隙地於寢室之後遂樹垣作限而構堂焉制不侈大亦不痺陋俯砌鑿二方池導回泉水以灌其中匝岸植雜花果樹間以怪石植藕於池池之東舊有竹數本又徙數十本益之成叢既而賓客每至則引於此著古今之治亂評人物之是非有不學古而能通時事者亦見之以諮詢其利病焉或公退客去惟看書賦詩以為燕息

之事若夫坐於堂上則有連拳在口鳴泉入耳時時
觀魚之涵聞鳥之嘯竊感魚鳥之樂幾動林壑之慈
此其宴息之趣也居是官十有九月天子有詔俾三
十日而後歸朝惜夫將去此也因書其始作且誌其
物或曰子名燕息之堂曰申申非取孔子燕居之義
乎無擇對曰然書不云乎惟狂克念作聖若無擇其
不為狂者耶斯亦克念矣恐後來君子未之知我以
茲為過故以其說附諸康定元年夏五月二十有五

日記

煥斗集

戲別申申堂詩翠柳和烟籠碧沼紅芳如火照諸隣

主公欲去寧無戀倚翠偎紅屬後人

上同

歷下亭

晁補之北渚亭賦序圃多大木歷下亭又其最高處

也舉首南望不知其有山

呂祖謙
宋文鑑

按賦中又有躋歷下之岩晁云云皆謂歷下亭亦
居高旋而終不如北渚亭之尤可望遠叅以濟南
行記及齊乘所載則宋歷下亭自在湖上既非唐
之舊亦與今不同金元明以來大約相近故今彙
叙於此而唐及今之歷下亭則別見以其非一地
故也但詳考濟南行記及齊乘所述亦各有誤辨

詳後

元好問濟南行記予兒時從先隴城府君官掖縣嘗
過濟南然但能憶其大城府而已長大來聞人談此
州風物之美游觀之富每以不得一遊為恨歲乙未
秋七月予來河朔者三年矣始以故人李君輔之故
而得一至焉因次第二十日間所遊歷為行記一篇
傳之好事者初至齊河約杜仲梁俱東並道諸山南
與泰山接是日以陰晦不克見至濟南輔之與同官
權國器置酒歷下亭故基此亭在府宅之後自周齊
以來有之旁近有亭曰環波鵲山北渚嵐漪水香水

西凝波狎鷗臺與橋同曰百花芙蓉堂曰靜化軒曰
名士水西亭之下湖曰大明湖其源出於舜泉其大
占府城三之一秋荷方盛紅綠如繡令人渺然有吳
兒洲渚之想大概承平時濟南樓觀天下莫與為比
喪亂二十年唯有荆榛瓦礫而已正如南都隆德故
宮頽圯百年澗溪草樹有荒寒古澹之趣雖高覺畫
棟無復其舊而天巧具在不待外飾而後奇也

遺山集

歷下亭府城驛卽內歷山臺上面山背湖實為勝絕

少陵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

齊乘

按元歷下亭于欽謂在歷山臺上與晁補之北渚

亭賦序所述歷下亭相合故疑宋元之歷下亭遺址如是乃元好問謂即周齊以來之亭于欽復實以少陵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皆不可信蓋杜詩所謂此亭即水經注之池上客亭其時城尚小於元和十五年以後之城遠甚諸水皆在城外亭亦在城外無疑至今之歷下亭則與諸書所載又不合蓋已非宋元以來之舊而相習以為即唐之歷下亭則更誤矣

李裕遊明湖記循南岸至歷下環波水香三亭亭瞰湖濱宋曾子固知齊州重建今湮圯基存余與拱宸

輩深嘆古人之樂事無一人繼而新之者

岳通志

黃庭堅次韻寄李六弟濟南郡城橋亭之詩客心如
頭垢日欲撩千篔聞人說江南喜氣吐晴霓伏枕夢
歸路手規吟翠微濟南似江南舊見今不疑洗心欲
成游王事相奪移駕馬戀棧豆豈能辭繫縲本無封
侯骨見事又重遲徒能多嗜酒大腹如鴟夷唯思一
漁舟載網橫渺瀰矯首歷下亭朱欄轉清溪春風吹
桃李三月自成蹊翠葉張日幄紅英鋪地衣此中有
佳興不醉定自非况當郡政成野粟麥兩岐與民同
觀游永夜不闔扉女牆上金樞天如青琉璃想子果

下歸馬飽生芻嘶

山谷集

馬定國登歷下亭有感詩男子當為四海遊又攜書
劍客東州烟橫北渚芰荷晚木落南山鴻雁秋富國
桑麻連魯甸用兵形勢接營邱傷哉不見桓公業千

古繞城空水流

四朝詩選

按金史文藝傳定國字子卿在平人偽齊阜昌初
遊歷下以詩撼豫投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

元好問歷下亭懷古分韻得南字詩東秦富佳境北
渚擅名談茲遊亦已久纔得了二三南山歷城頭十
里奎與函狀流出地底城隅滿泓潭金絲弄晴光玉

玦響空嵌清連通畫舫秀木深雲籠華峯水中央鬱
鬱堆烟嵐荷華望不極綠淨紛紅酣毒熱非山陽卑
濕無江南承平十萬戶他州隔仙凡劫火土一邱樹
老草不芟巧盡露天質到眼皆竒探千年歷下亭規
模見覃覃懷賢成獨咏勝賞何繇參

道山集

襲謁首夏校書歷下亭詩獨抱遺經兩鬢星半生踪
跡等浮萍晴川晶晶青蓮渚夜雨蕭蕭歷下亭

想卿詩集

施閏章尋歷下亭舊址詩荒亭更百戰往迹皆逝波
古人不可見來者自為歌塵纓聊盥濯杖策重經過
一城半湖渚清風生芰荷藉草酌我酒數杯顏已酡

人生日苦短流水一何多

三山集

北渚亭

濟南行記凡北渚亭所見西北孤峯五曰匡山齊河
路出其下世傳李白嘗讀書於此曰粟山曰藥山以
陽起石得名曰鵲山山之民有云每歲七八月烏鵲
羣集其上亦有一山皆曰鵲時此山之所以得名與
曰華不注太白詩云昔歲遊歷下登華不注峯茲山
何峻秀青翠如芙蓉此正華峯寫照詩也大明湖由
北水門出與濟水合瀰漫無際遙望此山如在水中
蓋歷下城絕勝處也華峯之東有卧牛山正東百五

十里鄉平之南有長白山范文正公學舍在焉故又
 謂之黌堂嶺南十里有南北兩妙山兩山之間有閔
 子篤墓西南大佛頭嶺下有寺千佛山之西有函山
 長二十里山有九十谷泰山之北麓也泰山去城百
 里而近特為函山所礙天晴登北渚則隱隱見之歷
 山去城四五里許山有碑云其山修廣出材不匱今
 但蕩然一邱耳西南少斷有蠟山由南山而東則連
 亘千里與海山通矣

通山集

晁補之北渚亭賦并叙北渚亭熙寧五年集賢校理
 南豐曾侯輩守齊之所作也蓋取杜甫宴歷下亭詩

以名之所謂東藩駐阜蓋北渚凌清河者也風雨廢
文州人思侯猶能道之後二十一年而秘閣校理南
陽晁補之來乘守乏侯於補之丈人行辱出其後訪
其遺文故事僅有存者而圃多大木歷下亭又其最
高處也舉首南望不知其有山嘗登所謂北渚之址
則羣峯屹然列於林上城郭井閭皆在其下陂湖迤
邐川原極望因太息語客想見侯經始之意曠然可
喜非特登東山小魯而已廼撤池南葦間壞亭徙而
復之請記其事補之曰賦可也作北渚亭賦其詞曰
登爽邱之故墟兮睇岱宗之獨立根旁礴而維坤兮

支扶疎而走隰踰琅邪與距野兮梁清濟而北出前
波漫而將屯兮後推唯其相襲垓者危者嶧者垣者
學者嗽者障魯屏齊曰惟歷山或肺附之箕拱環連
勢厓絕而脉泄兮萬源發於其間谷射沙出浸滌漑
澱澆滄汨必澎鼻渤滴忽瀼起而成川經營一國其
利汾澮陽為井沼壅為碓磴得平而肆迺澆漾而滂
沛經民間而貫府舍兮瀦為池之千畝惟守之居面
巖背阻邈闔閭之遺址兮肇嘉名乎北渚悲經始之
幾何兮牛羊牧而宇顛非境勝之為難兮善擇勝之
為難嘗試觀夫其園千章之荻合抱之場立而成阡

躋歷下之岩，覽望南山之孱。顏修幹大枝出，欄造天
藐。岫之蔽，衝乍髣髴。其雲烟思仙人之樓，居尚輕
舉而高翻。蓋駕言其北遊，登斯渚而盤桓。罔覺忽其
翔舞，荻揚眇以如箸。撫千里於一瞬，收城郭乎環堵。
其下陂湖汗漫，葭蘆無畔。菱荷荇藻，蘄荃杜蘅，衆物
居之。浩若烟海，歲秋八月，草木始衰，乃命督畧觀魚。
其雕鳴根四合，方州順涯。鱮鯉窘乎深塘，兮鴻雁起
於中沚。復有桂舫蘭榭，浮游其中。榜歌流唱，自西徂
東。纖餌投隈，微鱗挂空。客顧而嬉，傾盃倒鍾。明月出
於缺嶺，夕陽眇其微。紅天耿耿而益高，夜寥寥其方

中駭河漢之衝波披海岱之冷風恐此樂之難留兮
願乘槎乎星渚期韓終與偓佺兮采芝英乎瑤圃庶
忘老而遺死兮路漫漫其修阻於是酒酣太息中座
語客曰自昔太公奄有此邦是征五侯桓公用之攘
狄尊周方其盛時山河十二號稱東秦臨菑遼樂中
具五民秋田青邱實圍海濱而薛又其小邑也區區
之賦食三千人其彊孰與比哉觀華不注竭其孤嶽
虎牙傑立芙蓉萋萋尚想三週追奔執鞬下車取飲
僅以身免困責質於蕭同尚和私乎紀甌而齊自是
亦不競矣夸奪勢窮雖彊安在事以日遷而山不改

則物之可樂固不可得而留也。認而有之，來不可持，所玩無固，去何必悲。此齊侯之所雪涕，而晏子之所竊嗤也。今我與客論古人，則知述屬有感，而歡歎豈不重惑也哉！仕如行賈，孰非逆旅，託生理於四方，固朝秦而暮楚，曾無必於一笑尚，何知乎千古於是。客驟然喜，再拜舉觴而前曰：「凡人言理實易求，而我曠然已忘，昔憂使容常滿，使酒不空，請壽主人。」如漢孔公主人亦驟然喜，受飲反觴，執客之手而言曰：「詩固有之，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云胡不樂。再拜洗觴而酬，客舍然大笑。」

難助集

曾鞏二月八日北城閒步詩土膏初動麥苗青飽食

城頭信意行便起高亭臨北渚欲乘長日勸春耕南豐

類稿

北渚亭詩四楹虛徹地無隣斷送孤高與使君午夜

坐臨滄海日半天吟看太山雲青徐氣接川原秀常

碣風連草木薰莫笑一樽流連久下堦塵土便紛紛

上河

北渚亭雨中詩振衣已出塵土外卷箔更當風雨間

泉聲漸落石溝澗雲氣迴壓金輿山寒沙漠漠鳥飛

去野路悠悠人自還耕桑千里正無事况有樽酒聊

閒顏

同上

蘇轍北渚亭詩西湖已過百花汀未厭相攜上古城
雲放連山瞻嶽麓雪消平野看春耕臨風舉酒千鍾
盡步月吹笳十里聲猶恨雨中人不到風雲飄蕩恐

神驚

驪城集

郝經使宋過濟南宴北渚亭詩往年薄游宴渚亭高
秋霜落波光清今年持節又來宴菱葉荷花香半城
城南倒插泰山脚城北沉涵海氣橫周圍盡浸樓臺
影魚鳥慣聞簫鼓聲錦堂流出珍珠冷花底漂搖碎
光炯名泉多在府第中繡簾深掩臉脂并推波委濤

到北渚匯蓄涵潏數十頃紅橋桁柳平分破巨壑雲
莊入烟暝濟南名士多老成行臺突兀皆名卿尊中
正有李北海坐上寧無杜少陵腰頭臘麩滿船來歌
舞要送行人行江南風景已不殊渚亭即是西湖亭

四朝
詩選

按香祖筆記曰吾郡遺文惟晁無咎北渚亭賦最
為瑰麗有淮南小山之遺風今水面亭歷下亭皆
在明湖之南而湖北水關之西有小圃傳為北渚
亭故址尚有古屋數椽修竹數十竿其地瀕湖背
城絕無高明爽塏之觀不知子固所矜無咎所賦

果此地不因讀雞肋集而識之俟訪諸故老今歷
考宋諸人詩賦亭址故最高或即在城上濟南行
記謂天晴登北渚則隱隱見泰山又曰由南山而
東則連亘千里與海山通矣皆登北渚亭所見也
與曾蘇晁所述皆合自明以來遂就蕪沒今湖北
唯北極臺最高未知即其遺址否然遺文具在水
關小圃諸處固不得冒北渚之名也香祖筆記又
云據蘇頲濱北渚亭詩在北城之上無疑當以此
說為定

百花堤

曾鞏百花堤詩如玉水中沙誰為北湖路久翳荒草
根未承青霞步我為發其枉修營極幽趣髮直而砥
平驪騮可馳騫周以百花林繁香淡清露間以綠楊
陰芳風轉朝暮飛梁憑太虛峽榭躡烟霧直通高城
巔海岱歸指顧為州乏長材幸歲足杭稔與衆飽而
嬉陶然無外慕

南豐類稿

按百花堤即登北渚亭之徑所謂峽榭躡烟霧疑
即北渚亭也子由北渚亭詩曰西湖已過百花汀
未厭相攜上古城尤其明証百花臺百花橋百花
洲之名皆由此始

百花臺百花洲上

齊東

曾鞏百花臺詩烟波與客同尊酒風月全家上采舟
莫問臺前花遠近試看何似武陵道

南豐類稿

按百花臺名南豐臺本因堤而名詳公詩意謂登
舟可以望臺畔之花也舊志曰在百花橋下是為
近之又曰在城南則與詩意不協矣

鵲山亭

曾鞏鵲山亭詩大亭孤起壓城巔
屋角栽栽插紫烟
灤水飛綃來野岸鵲山浮黛入晴天
少陵騷雅今誰和東海風流世謾傳
太守自吟還自笑歸時乘月尚

歷城縣志

卷第十五

亭館一

三

留連

南豐類稿

蘇轍鵲山亭詩築臺臨水巧安排萬象軒昂發瘞埋
南嶺崩騰來不盡北山斷續意尤佳平時戰伐皆荒
草永日登臨慰病懷更欲留詩題素壁坐中誰與少

陵借

樂城集

孔平仲鵲山亭詩老杜詩猶在重華事已無千秋臨
谷變塵起鵲山湖

三孔集

黃旄堅寄李德叟詩蚤知鵲山亭李杜發佳思彌年
聽傳誇登覽通夢寐遙憐坐清曠落筆富新製尚因

賓客集漉酒使我醉

山谷集

按宋鵲山亭非唐之鵲山湖亭也讀曹蘇之詩可見山谷乃遙寄之作故詩意尚似以鵲山亭即為湖亭

水香亭在歷下亭旁今廢

陸通志

曾鞏水香亭詩臨池飛構鬱岩堯樞檻無風影自搖羣玉過林抽翠竹雙虹垂岸跨平橋頻依美藻魚爭餌清見寒沙水滿橈莫問荷花開幾曲但知行苑興

香飄

南豐類稿

按土象春齊音云水香亭乃唐杖殺李邕苑有詩云云舊志因之考唐書邕傳天寶初為汲郡北海

歷城縣志

卷第十五

古蹟考二

五

二六五 五車嘉瑞身有勳利服之羅希夷馳往就
郡決殺之必北海郡也不得在濟南杜子美陪晏
歷下亭詩乃一時邂逅之作故云東藩駐皂蓋又
云貴賤俱物役也舊志或因此而誤又八哀詩有
云坡陁青州血則邕之死不在濟南明矣且水香
亭之名始見於南豐集亦唐時所未有也

環波亭

曾鞏環波亭詩水心還有拂雲堆日夕應須把酒杯
楊柳巧含烟景合芙蓉爭帶露花開城頭山色相圍
出簷底波聲四面來誰信瀛洲未歸去兩州俱得小

蓬萊

南豐
類稿

雨後環波亭次韻四首候月已知星好雨卜年方喜
夢維魚從今撥置庭中事最喜西軒睡枕書

次李秀

才得魚字韻

荷芰東西魚映葉樵舟朝暮客乘風清泉雨後分毛
髮何必南湖是鏡中

次緝得風字韻

黃蜀葵開收宿雨紫桑椹熟嚙新禽看花弄水非無
事猶勝紛紛別用心

次緝得禽字韻

丹杏一番收美實綠荷無數放新花西湖雨後清心

目坐到城頭泊暝鴉

次緝得花字韻

同上

蘇轍環波亭詩南山迤邐入南塘北渚蒼蒼枕北牆
過盡綠荷橋斷處忽逢朱檻水中央鳧鷖聚散湖光
淨魚鼈浮沉瓦影涼清境不知三伏熱病身唯要一

藤牀

樂城集

按宋環波亭在湖中陸通志以為明府學後之環
碧亭即其故址與曾蘇之詩不合

閱武堂在城內

見齊乘

曾鞏閱武堂詩五朝環治歸皇極萬里車書共太平
胡馬不窺光祿塞漢家嘗隸羽林兵柳閒自詫投壺
樂案下方安佩犢行高枕四封無一事腐儒何幸得

專城

南豐類稿

閱武堂下新渠詩方渠新鑿北林開流水遙經畫閣
來洗耳厭聞誇勢利濯纓羞去傍塵埃不憂待月供
詩筆已欲看花泛酒杯卻憶虎溪橋上過夜涼臨砌

尚徘徊

同上

孔平仲閱武堂詩開拓乾坤遠歡娛歲月深堂前猶
閱武自是太平心

三孔集

歷山堂灤源堂舊在趵突泉上北曰歷山南曰灤源南
豐知齊州日建此以館客有齊州二堂記皆廢

齊乘

曾鞏齊州二堂記齊濱灤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

至則長發民調材木為舍以寓去則撤之既費且陋
乃為徙官之廢屋為二堂於濼水之上以舍客因考
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
陶河濱什器於壽邱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
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邱在魯東
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以予考之
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
所釋雷澤河濱壽邱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
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
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

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乃居瀉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乃因瀉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為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繇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為信然也今濼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於黑水之灣又西北匯於柏崖之灣而至於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

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於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
崖以北至於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
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
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
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
甲經冬嘗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
達於清河以入於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出也
齊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
以予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灤水嘗見於春秋
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於灤杜預釋在歷城

西北入濟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灤上之南堂其西南則灤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灤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為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南豐類稿

檻泉亭

東坡與李公擇會濟南劉詔家寫枯木一枝題名檻

泉亭壁詔刻石安過堂

禹城縣志

趙抃寄題劉詔寺丞檻泉亭詩泉名從古冠齊卽獨占溪心湧不休深似蜀都分海眼勢如吳分起潮頭

連宵鼓浪搖明月當暑迎風作素秋亭上主人留我

語只將塵事指浮漚

趙清猷公集

蘇轍和孔武仲濟南四詠檻泉亭詩連山帶郭走平
川伏澗潛流發湧泉洶洶秋聲明月夜蓬蓬曉氣欲
晴天誰家鷺鴨橫波去日暮牛羊飲道邊滓穢未能
妨潔淨孤亭每到一依然

樂城集

按灤源一名檻泉意其時泉為劉詔園亭中物

徐正權溪亭

蘇轍題徐正權秀才城西溪亭詩竹林分徑水通渠
正與幽人作隱居溪上路窮惟畫舫城中客至有覺

魚東來只為林泉好野外從教簿領疎不識徂徠石

夫子兼因女婿覓遺書

白注徐生石介女婿也 樂城集

按子由龍川畧志云予為齊州從事有舉子徐適

者石守道之壻也少嘗學醫療病有精思則正權

即適也據歐陽公徂徠先生墓銘適為先生門人

意適之於先生如李漢之於昌黎乎子由復有次

韻徐正權謝示閔子廟記及惠紙詩云西溪秋思

自盈棧幕府拘愁學久騫記廟終慙無好句酌墳

猶喜有前篇

白注云先生先作祭閔子文

屏除筆硯正良計寫寄

交遊畏妾傳吳紙贈君君莫怪耕耘廢罷有閒田

詳此則逝之文學必有足稱者不獨精於醫也

鳴玉亭

祖無擇張寺丞鳴玉亭書事詩為憐瀟灑近城闌來
往何曾問主人列岫曉昏雲郁郁流泉清淨石粼粼
陸機詩就伏招隱班固文成正答賓愁見西風日將
暮却驅羸馬入埃塵

煥斗集

金

萬竹園登州泉望水泉在園內

見齊乘

勝際樓在趵突泉西金人建樓亦壯麗近亦為水所壞

齊乘

趙孟頫勝槩樓詩樓下寒泉雪浪驚樓前山色翠屏
橫登臨何必非吾土嘯傲聊因得此生簷外白雲來
託宿梁間紫燕語關情濟南勝槩天下少試倚闌干

張自明

松雪集

元

張舍人園亭

濟南行記珍珠泉今為張舍人園亭二十年前吾希
顏兄嘗有詩至泉上則知詩為工矣

遺山集

白雲樓

張養浩白雲樓賦吁其高哉茲樓之有如此兮括萬

象於宏敞飛西阿於鴻冥初疑陽侯海府鞭出一老
蜃噴雲噴霧扶輿五色凝結而成形又疑大鵬九萬
失羊角踞茲勝境而不去兮翼裁華鵠之烟雨背摩
霄漢之日星我來宣鬱一登眺兮衆山故為出奇秀
恍然身世遊仙庭憑欄俯視魄四散耳根但聞風鐵
音泠泠上有浮雲容與卧蒼狗下有驚湍澎湃奔流
霆憶昔我公分符握節尹東土聲名遐邇流芳馨脯
麟膾鳳羣賢此日方高宴不意有姦闖境闔城萬室
無一寧公乘疾傳出聞上亂臣必討存諸經雄兵一
夕自天至縱餘渠帥獨典刑九重賜券且與盟帶礪

龍光浮動堂與庭惜余才疎生晚後機會不及奮筆
為擬燕然銘雄心霸氣龍韜虎畧見無復空聞燕鵲
鳴幽局當時風景今盡易惟有風光山色無年齡朱
簾香歇桂花老金鋪色暗苔痕青長歌慷慨弔陳蹟
風動彷彿來英靈忽然暮色自遠而至今斷霞斜照
互明滅詩成欲掃雲間屏貪徵興廢玩餘景須臾不
覺一輪古月升東溟

陸通志

按白雲樓在珍珠泉上考張起巖張宏行狀載李
瓊犯境宏與其祖濟南公告變京師詔諸王合必
赤擊之而以宏為前導瓊伏誅宏以功遷大都督

玩賦內憶昔分符握節尹東土等語白雲樓蓋宏之樓也宏事在中統三年而卷浩仁宗時始顯故曰惜余才踈生晚後機會耳宏子孫皆襲爵不應數十年間寥落如此蓋自宏已居遼東兀魯回河間歲一至濟南其子孫或不在此陸通志乃不詳緣起而謂在舊平都司宅齊音白雲樓詩遂專咏平安之事胥失之矣

又按白雲樓即遺山所謂張舍人園亭也舍人必榮之子姓至明初為都司署陳鎬記謂山東都司初在青州移建濟南而山帶泉頗據形勝成化初

創造德藩府第徙西巷是也故陸通志謂樓在舊
平都司宅但不宜綴以文忠之賦又漫無別白耳
樓址後建元帝廟見尹恭簡元帝廟碑記後別建
白雲亭於旁康熙間建龍章書院於此雍正初又
改為龍神廟其地皆不相遠也

白雲樓在歷城縣都司西北元張養浩有賦後有白

雲泉

大清一統志

天心水面亭

虞集天心水面亭記天歷三年春臣集臣洞臣九思
得侍清閒之燕論山川形勝臣九思曰濟南山水似

江南殆或過之。臣洞之居在大明湖上壅土水中而為亭。可以周覽其勝。名之曰天心。水面亭可想見其處矣。於是勅臣集書其榜而記之。臣集再拜稽首而言曰。昔宋儒邵雍之詩曰。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臣洞蓋取諸此。臣聞雍之為道。上達庖羲。至於帝堯。周文。孔子之盛。其制作在皇極經世。其性情寓於詩。程頤氏之言曰。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斯二言者。非陰陽動靜之交乎。按先天圖陽盡午中而始生焉。擬之為月窟。陰盡子中而復生焉。擬之為天根。以月窟臨天心。非陰陽之互交者乎。巽之為卦。

陰為主於物為風坎之為卦陽為主於物為水以風之初而行乎水之上非動靜之始交者乎所謂一動一靜之間矣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庶於此可見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風來水面和之至也人心有絲毫物欲之蔽則無以為清拂嬰於物則不能和流而忘返又和之過皆非其至也是以君子有感於清和之至而咏歌之

陸通志

天心水面亭明建文時鐵鉉嘗犒軍於此

大清一統志

虞集題李溉之學士湖上諸亭詩四首玉女乘烟霧

松間采薜蘿飛行了無迹明月送空歌

烟蘿境

金沙灘上日潭底見行雲祇有琴高鯉時時或作羣

金潭雲日

春水如天上秋潭見月中如何列禦寇猶欲待冷風

漏舟

湖深山影碧天淨月光空幸自無波浪蘋花謾晚風

秋水觀

三周華不注水影浸青天不上銀河去空明擘棹還

無倪舟

元詩

選

張養浩過李溉之天心亭詩放眼乾坤獨倚闌古今
如夢水南間南山也解留連客直送嵐光到坐間

同上

宋裴中秋與呂仲實清話憶李漑之內翰詩大明湖
上水涵天月色偏宜李謫仙應笑吾曹煞風景碧梧
窗下對燈眠

見香初
筆記

按虞集記曰壅土水中為亭則今湖岸之水面亭
非故基也

超然樓在水面亭後元學士李洄建已卯燬

藉志

楊衍嗣超然樓詩近水亭臺草木欣朱樓百尺會波
濱窗含東海蓬瀛雨檻俯南山岱嶽雲柳色荷香尊
外度菱歌漁唱座中聞七橋烟月誰收却散入明湖
已十分

魚樂樓

趙孟頫魚樂樓詩樓下南來水清冷百尺深菰蒲終
夜響楊柳半谿陰日月驅人世江湖動客心向來歌
舞宴達曉看橫參

以上俱
見舊志

雲莊在府城西北

陸通志

雲莊張養浩致政時所居中有雲錦池雪香林挂月
峯待鳳石遂開堂處士菴綽然拙逸樂全九臯半仙
五亭有記又有翠陰亭至今子孫猶能世其業

舊志

張養浩我愛雲莊好詩三首我愛雲莊好柴門俗客

稀行田蟲撲帽坐樹蟻綠衣雲水一銅鏡霜林萬錦

機東岡陂故在辭聘未全非

元詩選

我愛雲莊好衙門
畫寂然苔香花覆砌
石潤竹通泉
獨處蓬為室閒遊杖挂錢
白頭鄉社裏未覺媿前賢
我愛雲莊好民風
太古淳婦勤絲滿篋兒懶硯凝塵
秦系唐高士張融齊逸人
只因疏散久每每忘冠巾
雲莊遣興自和詩二首
中年才過即歸閒好在河汾
屋數間病裏檢書多為藥
老來忘世不因山翠翻平
野禾抽穎錦委深林筍脫斑
莫恨韶光太相促若非
衰莫詎能還

人云五十未宜閒
我道彭錢亦夢閒
五斗折腰慚作

縣一生開口愛談山
荒村未暮門先掩
老樹才秋葉已斑
只恐溪翁厭喧聒
隔林遙喚野猿還

遂聞堂詩去春卜新室
余方忝朝聯室成
余來歸似恐非偶然
門庭頗幽邃花木仍清妍
不欣崇柱石所喜遠市廛
好山動相見流水近在前
雖乏晉公勝羞比揚雄
賢有時萌侈心擬欲增
數椽築為四小亭飾彼園
與田一亭名拙逸一亭名樂全
一亭名九臯一亭名半仙
客來縱遊逸休息從安眠
顧茲亦云易少緩良有緣
物理忌太盛天道嫌驟圓
殷勤志諸壁留以需他年

遂閒堂獨坐白和詩二首擊鮮醜酒有餘甘
竹影花不是貪世事灰殘心上火年光絲盡
鬢邊藍地環赤縣神州九人共山猿野鶴三
六載丘園凡六召小臣何德聖恩堪

世味寧同酒味甘野情不似宦情貪乘舟遠
適誰如范拍板高歌每羨藍追狗僅能功第
二卧龍竟使國分三英雄事業無涯苦舉似
高人一笑堪

綽然亭落成自和詩二首地僻門無長者車
身閒不遺子公書羣山侑坐人堪醉萬事忘
懷世自陳碧玉澗池新雨後綠雲滄徑落花
餘甍誰喚起瀟溪老聽

生坊集卷第二十一
李館一
說窗前草不除

鐘挾琴樽子御車丹崖到處總堪書白雲有志尋華
表黃閣無心戀綺疏鼓舌為名憐季子舍身逐利笑
陳餘自從投袂歸來後荆棘胸中自翦除

翠陰亭獨坐寄莫俊德經歷詩抗俗支塵力不任故
園歸卧遂初心近山障霧還疑遠淺水涵天却訝深
有幸鷗盟君與我無情鶴髮古猶今年來酷愛香山
老都把悠悠付醉吟

按公復有惜鶴十詩購鶴友鶴病鶴醫鶴招鶴瘞
鶴挽鶴夢鶴圖鶴憶鶴惜未能盡見今依元詩選

錄其序及詩四首以備雲莊舊事

惜鶴詩序鶴仙禽也由凡翼非其比恒不為世人所愛而愛之者徃徃皆山林中人蓋物以氣合理勢然也余嘗得其九者一豢之既久翩躚與人相習日者為田姬傷其脰丸病兩月斃惜哉因取始末作十詩將以慰其不幸云爾

野處幽獨甚千金得令威挾雲出塵網領月到柴扉
縻足防颺去遮亭使學飛至今湖上路樹石亦光輝

購鶴

渠本仙家物胡為久不安強行時塌與歌立欲遺丹

誰樂相如渴獨憐范叔寒一鳴雖确确猶自徹雲端
病鶴

共處人烟外誰期禍乃身九臯空有恨四野欲無春
華表雲應淚瑤臺月亦塵當年林處士泉下定相親
挽鶴

玉立昂藏態山中我與君幾年遊賞共一夕死生分
徐步閒窺沼高飛遠帶雲為誰重起舞倚杖立斜曛
憶鶴

以上俱
元詩選

按殷文莊祭公墓文有云憶馴鶴之閒適兮揖石
友之龍從舊志云公置奇石十每飲呼為十友秋

史濟南先正咏云丞相祠堂翠欲流雲莊十友散
荒邱只餘一賦千金值零落齊州白雪樓十友即
十石也白雪樓原注云文忠造白雪樓賦載歸田
集中或白雲樓之訛也今歸田集不可見姑存之
以俟考

硯溪村

按硯溪以松雪得名而不見於其集姑附於此
封街硯溪村居詩結屋臨溪水悠然心自閒泉分杯
底月雲共枕前山芳樹經春合幽禽薄暮還鄰人借

魚網戴笠款柴關

宋弼山左
明詩鈔

王士正硯溪詩古人洗硯處今日尚名溪十里稻畦
合孤村蓮葉齊水鄉蝦菜足秋色鵲華低玉筋何人
志莓苔拂舊題

詩凡續集

孫光祀硯溪仙吟二首選得幽村遠市塵沿溪曲徑
傍流泉濛濛樹色踈還容點點山容斷復連彷彿樽
前閒翠帳依稀巖半挂晴烟石坪竹垞皆堪憩金谷
何如小剡川

荷芰叢中授一塵坐聽啼鳥間鳴泉薜蘿深處峯頭
轉鷗鷺羣邊水徑連曲沼環村明似鏡遙岑隔岸碧
如烟波光草色年年綠不減當時繪剡川

瞻餘
軒集

誠悅堂

黃潛跋誠悅堂記濟南程侯子敬啟歷州縣開治行
甚著既而棄官歸養其母盛陵王君吾素與侯有雅
故又與侯之子益同在史館為名其所居之堂曰誠
悅且作文以記之蓋治民本乎事親而悅親本乎誠
身其說具於孟子之書記不釋其義而獨稱侯政事
之美者因末以見其本也夫善言理者必有徵於事
是以君子言貴乎有物苟徒勦取昔人之成說而侈
為空言將焉用之覽此記者由其仁民愛物之功而
得其誠身悅親之實斯可為知言者矣

黃文獻
公集

平定縣志卷第十五終